

立 拿 號 特 準 政 部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出

A. JUN 1934



第一卷第五十二期目錄

短 日美海軍競爭

論 日方最近舉動之用意

生產的先決問題

帝國主義對華投資之白熱化

姜宋玲

蘇聯對中國的政策

董蒙聖

櫻花節前後

建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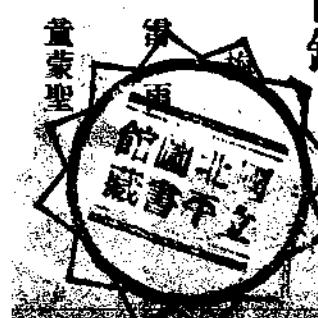
五月花

白蘋洲

青年呼聲

成功握在努力手中

盧殷



短

日美海軍競爭

梅

日方最近舉動之用意

雷雨

軍縮會議壽終正寢，所謂帝國主義者的狩獵面目的暴露，乃愈益顯明。跟着太平洋上風雲之日趨緊急，於是，日美兩國海軍競爭的程度，也就更尖銳，更前進一步了。最近雙方製艦計劃的擴張，預算的龐大等，是誰也可以見得到的事實。所謂比率問題的爭執，日本帝國主義已經狂喊得很久了，它想廢除華盛頓倫敦海軍條約，而推翻五五三的原來的規定；可是，這可能嗎？英美帝國主義會允許這個要求嗎？

本月二十三日美國海軍部長史璜生宣稱：美國絕對不願承認日本海軍噸數的要求與五五三比率的更改，並將擴充太平洋的根據地……

接着，日本海軍當局就表示華盛頓倫敦兩條約是妨礙日本國防的安全，故應澈底修改，而打破所謂不平的比率主義……

這針鋒相對的公開宣說，無異的是決鬥的前奏曲，一九一四年的烏雲！

我們還可以附帶的來說薩爾瓦多的承認傀儡問題，這無疑是日美衝突波紋之一，薩爾瓦多是中美的彈丸小國，一切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俱無自主的力量，而處於美帝國主義勢力範圍之下；而日美在中南美的利權爭奪，現時也非常激烈，薩爾瓦多的這次妄狂舉動，顯然的是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指使，給與美國統治以嚴重的摧擊！

總之，除了戰爭以外是無法解決帝國主義間的矛盾點。今日所傳之華盛頓英美日三國談話，與英國所建議的英美日法意五國倫敦海軍初步談判，也不過是日內瓦軍縮會議之重演，走向坟墓之途而已！

▲▲▲
日美戰爭與日俄戰爭的險惡風雲，大有令人色變之慨！
雖然依據現實形勢推測，日美尚不至決裂，理由：一、日美衝突固多，經濟關係還可調和，二、兩國遠隔，于軍事上
頗感麻煩。三、勁敵相搏，勝負難定。四、蚌鴻相爭，縱使
給漁人以利，有此四點，故非至萬不得已，總極力避免。
至日俄就大不相同，日俄在北滿衝突，日趨尖銳，縱使
東路買賣成功，北海漁業暫告段落，而兩家利害，依然如故。
永久調和，現兩方皆在調動重兵，外貌好像一觸即發，依然
實內幕不盡然，俄正從事第二五次計劃之實施，輕易不
可欺者，也不敢隨便亂幹。
向日人深知與美衝突，短期內不致銳化，對俄只要自己不
向俄挑釁就幸，但苟安之日難以長，於是趁美及歐洲列強
已之勢力其明顯之舉動，如陸相林端十郎復職，軍部即自強
力展開侵略政策，對外態度愈趨強硬，對內不顧安危的自強
成緊張空氣；軍部重要負責人員及中下級將校，將有巨變
更之消息，若為真確，其意義便在組織純粹主戰強硬派用自
與清一色局勢，近日調動軍隊，布署于中東綫及熱河等處，
雨色勢，近日調動軍隊，布署于中東綫及熱河等處，
使漢奸擾華北，都是風雲的播布。

據，以色列國多事的現在，運用圓滑的外交手段，
以強硬的威脅；鉤心鬥角，圖安然獲得龐大領土，再達到施
其大亞細亞主義之完成，於是大膽發表非正式聲明書，非
式聲露出比往昔更凶猛的面目，斷然反對國際襄助中國。非
之態度，自此觀之，聲明書之作用，無非在威脅國際，恫嚇所：列不國派大造用自
到，將中國作爲他發展的首地。亞細亞作爲中亞細亞之第二日，又作更強暴的表示，意謂：「中國非
強，窺察動靜，以便進一步滅亡中國而已！」
綜以上各端，一言以蔽之，今日之人，已將對美對
，更進一步，滅亡中國而已！

生産的先決問題

童蒙聖

在杭州市黨政聯合紀念週講

真正的生產必須具有積極作用

盲動與浪費是已往建設的大弊
上星期省政府召集全省生產會議，開會的日期雖然很短，議案的內容雖尚未見報告，會議的結果亦還不曉得，可是我們「顧名思義」這個會議的切要是大家都承認的。

講到生產，誰都知道中國內地的生產方式仍舊還停滯在十八世紀的狀態，可是大都市的消費却可以趕得上二十世紀頂奢侈的生活。因為「生產是維持固有的方式，消費却迎頭趕上人家」。所以去年一年就有七萬萬元的入超。這種入超過巨的危險，舉國上下，知道而且高呼設法挽救的人很多。去年來，生產救國，建設救國的呼聲，就曾經盛極一時。

全省生產會議開幕的時候，曾廳長致開幕詞，說明生產會議的使命與希望，（一）是要決定生產為中心政策，（二）決定增加生產之步驟與方法

，（三）集合全浙之力量，向此目標努力進行。說到以生產為中心政策，要的意思，那是不成問題的。因為要造成一個強盛的國家，必須先富而後能安，而後能盛，而後能教，而後能強。就政府的財政說，也要把一隻會生金蛋的肥鵝好好地喂飽才行。我國現在的情勢，如果再不設法增加生產，政府與社會怕就很不容易維持下去，其他盡善盡美的政策自然是更無法設施了。所以決定生產為中心政策，是不成問題的，可是要講到決定增加生產的步驟與方法，這就不容易說了。

兄弟以為我們現在要做的生產事業，其性質必須是對於社會大眾的經濟生活上有積極生產的作用，而這種作用所生的終極影響，是能夠適亦應改善國民的生活的。舉一個粗淺的例來說，比如交通事業，果然是一樁重要的建設，生產的事業，可是在內地的農業生產尚未改良之前，你就是把交通建設得很發達，那也祇有替外人推銷鐵軌，機器，汽油而已。所以在中國現狀之下，交通事業的生產，不能算是真正的生產。我們明白以上所

這種鐵路那裏還有什麼生產的作用呢？所以，我以為要決定增加生產的步驟和方法，必須先要確定生產事業的範圍和性質，實際上的確確是生產的，我們再決定來舉辦它，表面上是幹，亂幹，不能不算沒有少許成績，可是在經濟的影響上追究起來，恐怕誰也不敢說一句確屬有利的斷語。所以有些人主張「無為而治」，認為許多盲目的有為是害民的建設，這種論調不能謂為無因的。

兄弟以為我們現在要做的生產事業，其性質必須是對於社會大眾的經濟生活上有積極生產的作用，而這種作用所生的終極影響，是能夠適亦應改善國民的生活的。舉一個粗淺的例來說，比如交通事業，果然是一樁重要的建設，生產的事業，可是在內地的農業生產尚未改良之前，你就是把交通建設得很發達，那也祇有替外人推銷鐵軌，機器，汽油而已。所以在中國現狀之下，交通事業的生產，不能算是真正的生產。我們明白以上所

說的意思，那末今後本省的生產事業

，應該從何處下手，就很容易判斷了。

其次，講到增加生產的步驟和方法問題。我們知道要從事生產建設，必定要有一個生產的程序和生產的整個計劃。沒有程序便等於無政府，沒有計劃便無異於盲動。過去一般的建設事業，想到那裏，做到那裏，以有限之財，做無限的事業，弄到「百廢俱舉，一事無成」，生產之效未彰，人民已經不堪其苦，政府不忍其窮，所以，兄弟以為要決定增加生產的步驟和方法，請先仔仔細細確定一個生產的程序和生產的整個計劃，然後照這個程序和計劃再來研究從事生產建設步驟和種種有效的方法。

要生產，先得下本錢，這是當然的。可是我們從過去種種建設事業的情形看來，一個極可怕的印象，不能不請從事生產事業的諸公注意的。所謂可怕的印象，就是鉅大的浪費。一件事業沒有舉辦成功之先，行政的浪費，實在是駭人聽聞，設機關，重俸祿，買汽車，事業未興，經費已去其半。

。事業着手之後，往往因計劃未周，方法未善，費倍而事半。要知道，我

們是窮國家，窮人只有窮幹，若說主任長官非汽車，抽水馬桶不可，那末這個生產本錢未免是太大了。

再以現在國民的景況來說！，除希望政府從事生產的建設，注意到上述數點外，還盼矚生產的事業能夠在短時期內就有效果的先行舉辦幾樁。因

為要老百姓靜待幾十年再發現的生產，事實上很不容易引起人民的信仰。如果人民不信仰，生產事業的進行就要增加莫大的困難。其次，生產事業的舉辦，千萬再不可增加老百姓的負擔，要生產果然要資本，可是老百姓身上實是燈盡油乾了。如果在民生有利的條件之下，舉債也無不可。假若能夠在軍政費項下節約一點下來移充生產建設之用，那就更好了。

總理在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書裏說，
「於詳議國家經營事業開發之先，有四原則必當注意：（一）先選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資，（二）必應國民之所最需要；（三）必期抵抗之至少；

全省生產會議閉幕之後，預備集合全

省的力量，努力推行生產建設之先，能夠把總理所說的四原則熟讀體會一下。

趣學新聞

現在南斯拉夫國皮爾格來德地方醫生所乘的汽車，上面裝有特別的符號，這樣就可不受行路規則的束縛。正可像救火車般的享有特殊待遇了。

印度國裡，平均一百個人中，信仰多神教者有六八人，信仰摩哈默德教者有二二人，佛教信徒三人，塞克教徒一人，耶穌教徒一人。以及其他各部落的教徒三人。

大概英國人最愛歡兔子，所以只就英格蘭一地而論，每年兔子的進口數，已有四二〇〇〇〇只之多。

帝國主義對華投資之白熱化

姜宋玲

1. 前言
2. 對華投資的必然
3. 投資的樣式
4. 在投資的背後
5. 投資白熱化了
6. 結束

前言——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掀起的狂潮，至今還不會減退。在這一極度動盪的場合，國際帝國主義，爲維持它最後的殘生，不得不盡心血不憚勞瘁，來尋求各色各樣的方式資本的輸出上投資，便成爲這諸方式之一。可是，經過了四年來的世界經濟恐慌，投資市場，日趨萎縮和凋蔽。舊有的市場，已失去了容納這剩餘的巨量資本的能力和餘地。因而，新市場的追求，便上了帝國主義的議事日程。

然而，今日的世界，已沒有無主的地帶了。開拓或追求新市場，談何易。

易，除掉以武裝的形式要求市場的再分割之外。但，市場再分割的戰爭的要求和準備，更使世界經濟恐慌，愈形尖銳化擴大化和深刻化。這樣，帝國主義，因了市場再分割的戰爭的不可避免，更使它加緊準備這一戰爭，加緊要求市場再分割，加緊對市場投資以作爲它從事戰爭的根據地！

這一不可揚棄的矛盾，正是帝國主義發展的不可逃避的運命！

對華投資的必然！根據這一矛盾的觀點，讓我們來展開這對華投資一個悲慘的事實。

試看，去年六月的世界經濟會議，便不難得到更親切更深入的了解與認識。這會議，由全世界六十七國的兩千多代表，爲着解決世界經濟恐慌，而組成的多麼隆重而堂皇的會議呵！

然而，連『擇吉開張』的牌匾還不曾懸起，便急急慌慌的宣告『清理帳目』了。真的未免大煞風景！這會議的

協調的方式解說它自身的矛盾是絕對的不可能。帝國主義，在這次會議上碰壁之後，就坐以待斃麼？不，決不！它要以最後的氣力，拚命掙扎。那沒，國家經濟主義和市場的再分割，便成爲它最後的武器。但是，國家經濟主義的勵行，鑄成摩天的關稅壁壘，市場不但不能擴大，却更形狹小，對最初的要求，恰恰得到正相反對的結果。因而，市場再分割的要求，便應運而生，但，這一要求，只有在戰爭的形式底下，才有可能。所以，帝國主義，正在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從事軍備競賽，從事製造戰爭。屢開而屢開不成的軍縮會議，正好是這一事實的左證。總之，帝國主義正在要以炮火之手，掀開這市場再分割的世界的第二次大戰的火藥，不止是市場再分割的一個因素；但市場的再分割，卻是諸主要因素之一。

在這世界經濟恐慌的今日，世界第

，不得抬頭，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就開始走上完全殖民地化的路線。這樣的經濟形態，正好是帝國主義的附庸，正好是帝國主義的剩餘商品的推銷所，正好是帝國主義準備戰爭的容納地，正好是帝國主義的根據地！因而，帝國主義的剩餘商品和剩餘資本，便源源而來。而我們的中國，就以這樣的資格，接受着外來的商品和資本。

這是所謂「次殖民地」升到完全殖民地的必然過程，也就是殖民地經濟和帝國主義經濟間的相互作用。

投切的樣式——中國經濟形態和世界經濟形態以及彼此間的相互關係，既描出一個概括的輪廓，現在就從這輪廓出發，來更加展開帝國主義對華投資的樣式。

帝國主義國家，在積極殖民地化中國和大量對華投資的條件下，原都採取共同一致的步調，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別。但，在這同一過程中，却包藏着不可調和的矛盾，這一矛盾的量的增加，必然的引起質的變化。這點，容後分析，請先就這矛盾的最主要

的幾面，加以觀察。對華投資的矛盾，表現得最尖銳的，要算歐美列強和日本的衝突。歐美列強，通過國聯對華技術合作的形式，把它們大量充塞着的資本，投向中國。試看拉西曼的報告書，它要『鞏固中國，發展經濟機關之基礎及權能』，『技術合作之原則，並不限於全國經委會所輔助辦理或直接辦理之事業，即其他部分所辦技術事業之合作，亦可由常委會決定其辦法』。這顯明的指出，技術合作是以經委會為媒介而和整個的中國國民經濟發生密切的關係。而經委會的經濟基礎，誰都知道是美國棉麥大借款。最近，專為溝通本國和外國投資的銀公司，自然是吸收歐美資本的唯一機關。這些主要吸收歐美投資的經委會，技術合作，銀公司，當然和企圖獨占對華投資的日本的利益有所抵觸。因而，日本對這些機關，不得不竭盡全力，加以反對和阻礙。

日本，尤其是在由九一八攫取了東北，塘沽協定囊括着華北之後，加緊要求對華獨占投資，積極和歐美列強抗爭。日本積極向中國政府，要求盤

理舊債，完成時，就以此為基礎，組織新銀團，實行獨占對華投資。據說內田已與日本銀行家，確成立了具體計劃。最近，日本東洋拓植會社總裁高山，將赴蘇州，杭州，南京等處遊歷，並觀察中國社會情況，並擬訪中國政府要人，活動所謂東亞經濟提攜。聞後，日本，憑藉所謂華南技術合作，在華南，尤其是福建，不遺餘力的活動着。夠了。這已足夠證實日本之對中國，鑑於歐美投資的情形，它自不甘後人，任意運用着各色各樣的名目，以最大的努力，企圖獨占對華投資，極力和歐美列強的投資競爭。

在投資的背後——在帝國主義國家對華投資競爭日益尖銳的同時，它們本身的矛盾，也如影隨形的與以俱增。現在，大英帝國，正有號它五十多直轄殖民地，實行限制日本的棉布和人造絲進口；而對其它日貨，如自行車，橡皮底鞋等，也謀取對策；並勸告各自治國自動抵制日貨。意大利的法西斯帝當局，對單絞絲，雙絞絲，和染色絲的入口，也下了禁令，作為制

止日貨侵略歐洲市場的步驟。美國也

在研究援助智利，使它和日本競爭加里濱海岸一帶的商務；並且，還要效法英國，有限制紡織品入口的趨勢，藉以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在它們對於國際問題的利害關係一致的場合，雖可表現出多少所謂協調與諒解的色調，但這終歸敵不過利益衝突的利劍。赫爾廣田換文的交歡，英日兩國親善的進展，卒被掠奪市場經濟戰的陰影，遮蔽得日趨黯澹。英美間的矛盾，促成英國修好於日；日本為實現其對華政策，更得乞援於英。日貨侵入了英、美、意的市場，又使它們對日貨採取同一步調。在世界市場日趨萎縮的今日，爭奪市場的經濟戰線因而也愈趨擴大，錯綜和深刻。

投資白熱化了——爭奪市場的經濟戰，既日趨劇烈，更加強了帝國主義對華投資的決心和力量。對華投資戰的現階段的陣容，逐漸展開——由經濟戰的姿態而進到接近於軍事行動的姿態。軍事行動，可以從兩方面觀察，一方是對華的軍事佔領，一方是由投資競爭而引起的帝國主義者本身的武裝

衝突。

通過國聯與中國技術合作的歐美對華投資，在整個的中國國民經濟上演着極大的作用。所以，拉西曼的報告書一經發表，日本便針鋒相對的宣稱，中國勢將破產，對華投資必歸失敗；中國負債過多，凡對它的財政上援助，都有礙於它的統一。所以，日本因它對華的特殊地位（？），和它在東亞的特殊責任（？），反對對中國含有政治意味的技術或金融合作，因此種事業，足以讓成劃定勢力範圍，共管或瓜分中國的問題。於是，日本決定

了兩大對策：（一）提出勸告書，要求

停止技術合作；（二）如國聯與中國政

府不聽從其要求（？），便採取制止

合作的重大行動。同時，日本積極組織新銀團，實行所謂東亞經濟提攜。並且，在華南，尤其福建，日本極力作充分的軍事準備。這些事實，顯然的反映出：（一）日本對中國有獨占的特殊地位，（二）負有保障獨霸東亞的特殊責任，所以（三）反對破壞它在華獨占的帶有政治意味的國聯對華技術合作，（四）自己組織新銀團

獨占對華投資，（五）積極佈置所謂重大的行動（華北的危機與華南的緊張）以保障它的特殊地位與責任。簡言之，日本正在積極進攻中國的形勢底下，用盡全副的力量，和歐美列強，作殊死的對華投資戰。

結束——歐美列強和日本的對華投資競賽，瘋狂般的展開着，而且展開到採取重大行動的短兵相接的階段了。

處在這白熱化的投資戰的溝壕中的我們，要怎樣把握它？準備什麼對策？隔岸觀火麼？砲彈會落在我們的頭上的：

蘇聯通信

▲賣淫已消滅▼

（塔斯托霍爾姆通訊）霍爾姆

格倫教授方自蘇聯參加風癟病大會返國後於談話時指明蘇聯社會之偉大成就，如賣淫現象澈底消滅，及蘇聯拘留所待遇之異常合乎人道等，霍氏特別指明蘇聯到處可見之精強之創造工作與熱情云。

班禪回藏與西藏問題

排子

一、西藏宗教發展的概況

二、達賴親英之經過

三、達賴班禪交惡之由來

四、班禪回藏解決西藏問題的可能

最近哄動杭州全市的，厥惟班禪喇嘛主持的時輪金剛法會，讀者諸君，假使曾在延齡大馬路走過的，那你就可以見高大的牌樓，張着『功宏護國』。『歡騰三冬』的匾額；你假使走

過靈隱道上，那真大有車水馬龍，冠蓋如雲，萬人空巷之勢，這多是時輪金剛法會的號召力，也就是班禪喇嘛師號召力！我們真榮幸，虧得這位『護國宏化禪師』是林主席送給班禪的徽號遠道而來，給我們許多見識，禪師不但飽了我們的眼福，並見超度了許多幽魂，這尤其使我們驚異的！

有人對於時輪金剛法會，很反對牠，說牠是迷信，我們不應提倡，不錯，但提倡時輪金剛法會的目的，却不像一般善男信女的那樣簡單，還有一

重大的意義：因為班禪大師是後藏的宗教首領，于西藏的宗教上政治上地位都是很高的我們這樣的優待他，正是希望他回藏以後，能夠剷除藏漢的隔膜，增進藏漢的關係，要他在五族共和上，負起一部份責任來，在這班禪回藏聲浪高唱入雲之際，舉行盛大的時輪法會，其目的大概在此而不是彼罷！

提起了班禪回藏的話，我們不能不聯想到班禪離藏的事情，班禪大師是民國十三年離藏的，他為什麼要離藏呢？爲的是與達賴喇嘛積不相解，這裏讓我先向讀者諸君介紹一點關係西藏宗教的智識，因爲這樣你可明白達賴與班禪的來歷，我們已經提起過班禪喇嘛，達賴喇嘛，我們也早已聽見『西藏喇嘛』的話，『喇嘛』二字是什麼意思？這是西藏話，是無上之意，代表西藏的一種宗教，所謂喇嘛教的便是，喇嘛教以祕密咒力卽身成佛爲

宗旨，蓋即佛教之密宗。藏人本信黑教，黑教不知創自何人，但以鎮壓驕熾神奇爲宗旨，大約也是佛教的一支，但爲紅教所打倒，今惟西康上噶魯的噶勒寺仍信之。紅教的傳入西藏，始于紅教第三十七世聶直簪布（印度甲度甲鳴霞巴王子）聶直簪布由印度噶爾遷西藏簪湯木根地方，隨有材士十二人迎立爲藏王，再傳至四十世第結王，始將黑教克服，其教始盛，在西歷七百四十七年更有建花生上師，自印入藏，譯經甚多，教義大盛，所以紅教就拿蓮花祖師爲喇嘛教之祖，紅教的全盛時代在元朝，那個時候出了一個有名的教徒叫做八思巴者，他是絕頂的聰明人，七歲就能演法，後來元朝封他做『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裕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使領藏地，統轄西藏的政治宗教，西藏的政治宗教，至此完全合一，遂成紅教的黃金時代，盛極則衰，事有常例，紅教也難例外，到了元末，紅教漸趨腐敗，原來西藏教主的新陳代謝，有所謂呼畢勒罕的說法，呼畢勒罕者藏語

，華言轉生之意，就是當教主還沒有圓寂的時候，預示轉生于某處某家，即以該家在教主死後所生之孩繼之，此種方法，可笑之至，所以紅教教主爲了傳襲衣鉢起見，仍蓄妻室，平時各居一地，只有朔望兩日，可以相見，但至有子之後，不准往來。這種事情，不但開情慾之風，並且容易造成不學無術的教主，因而淫戲無度，醜聞外洩，上行下效，腐敗滋甚，而紅教又處于被革命的地位了。革紅教之命者爲宗喀巴，宗喀巴西甯人，生于西歷一千四百十七年，即明永樂十七年，卒于西歷一千四百七十八年，即明成化十四年，幼穎悟，十四歲至後藏拉薩之噶爾丹寺，宗喀巴本習紅教，印度袈裟之舊式法衣，皆爲紅色，西藏教王，延其舊式，均穿紅色袈裟，因此得名，當宗喀巴時，紅教腐敗已極，宗喀巴改良密咒戒絕吞刀吐火之法，恢復密宗戒定慧之旨，并改紅色袈裟爲黃色袈裟，其體襲衣鉢的方法，純用呼舉勒罕，禁止娶妻，藏人翕然從風，所以自明季中葉以後，黃

教勢力已遠在紅教之上，宗喀巴有四大弟子，一爲達賴喇嘛，二爲班禪喇嘛，三爲達那喇嘛，即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駐庫倫，後世即清邦封爲蒙古活佛者也，四爲招梗喇嘛，即阿嘉呼圖克圖，駐多倫諾爾，多倫諾爾有喇嘛廟之稱，即以其地有宏大的喇嘛廟之故，四大弟子中尤以達賴班禪主持說最力，自其主持教務以來，輪迴轉生，以至今，達賴已爲十三世，班禪已爲九世，宗喀巴以後，紅教雖逐漸衰微，然猶握政治上之實權，黃教的取得政治權，蓋在清初。清興邊東，達賴班禪遣使繞塞外至瀋陽，朝貢方物，遂受封號，及清定青海，以兵力盡逐紅帽花帽諸教王，令達賴班禪分居于前後藏，自此就造成近代西藏政治宗教的統一，而紅教也就從此一蹶不振，今藏地有紅衣喇嘛的地方，盡宗喀巴開始學道的寺廟罷了！

以上敘述了一些西藏喇嘛興替的概況，也可由此知道班禪與達賴的來歷，在這些事實中，單就紅教之發生與全盛時代及黃教取得政治權以後之盛況，更可知道宗教的發達與政治關係

的一般了。如今再說班禪第九世之出奔的原因：

要明白班禪出奔的原因，能先明白達賴喇嘛史實，那就事半功倍了，我們試這一方面入手。

最近逝世之達賴喇嘛第十三世，誕生于光緒二年，生的地方在達布甲擦了官屬下的朗頓家，名阿旺羅布藏塔接嘉木錯，自幼機警異常，轉生之事發生很大的流弊，就是老的喇嘛死了，新立的還是小孩子，在這青黃不接的時代，自然要有一個攝行職務的人，這個攝行職務的人叫做噶倫卜，是由拉薩別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之僧長舉出，其地位彷彿宰相或內閣總理一般。他攝行政教之事，直至達賴丁年之後，把大權歸還達賴，仍退噶倫卜之地位，達賴至此，往往徒有虛名，噶倫卜更施毒計，往往施達賴丁年以後即行死亡，以便繼續攝政，所以自達賴八世以後，圓寂之年，總在二十左右，第十三世達賴在噶倫卜攝政中；窺破其弊，設法剪除之，遂能親政，真一梟雄也。清季辦理西藏外交，多所失敗，如中英藏印條約（光緒

十六年訂）既失哲孟雄，藏印續約（光緒十九年訂）又許人免稅通商五年，藏人如至哲孟雄內遊牧，須照英國所定之遊牧章程等，頗使藏人失望。達賴既親政，乃有聯俄制英的企圖，俄國派人赴西藏遊學，習喇嘛教，達賴亦派其外交官員上俄皇護法皇帝之尊號，自是俄藏關係日密，同時英藏關係則日趨險惡，於是又有第二次藏印戰爭發生，第一次在光緒十三年時在光緒二十九年，藏軍大敗，拉薩被陷，達賴出亡，遂有英藏條約之訂立。此英國否認中國在藏主權之表示。達賴既亡，初擬經青海蒙古求援俄國，為清廷所要，遂入覲北京，清政府頗為優待，加其封號，增其俸給，並派員護衛，以示籠絡，達賴以為失去自由，頗抱不平，離貳之心，油然而生，回藏後唆使藏蕃內犯，清廷派川軍三千入藏靖亂，達賴遂即遁印，英人優遇之，住二年而歸，於是達賴仇英的態度，一變而為親英，西藏問題，從此更加棘手了。達賴既親英，更採仇示漢人的政策，既藉英軍之力，繳駐藏川軍之械，復禁藏人遵守漢

人對藏之文告，不容留漢人，更唆使西康藏番叛變，而以兵助之，於是西藏問題之外，又生西康，康藏軍事，至今未停，達賴真是死有餘辜的了。

達賴之採親英仇漢政策，更使藏人之親漢者，不能在西藏有立足之地，如尼亞特魯爾者，生前為一學識優美之喇嘛，以效忠中國之故，被達賴幽禁於大吉嶺，憤而自殺。現在中國之班禪喇嘛，也是傾向中國的，所以也是不為達賴所容。達賴去班禪之法，則借手於英人，民國十三年英兵入後藏，班禪出亡，往來於青海內蒙古北平南京杭州等地，至最近才有回藏之說。

班禪回藏，達賴實主張之，這是因為達賴感到英國人的壓迫太甚之故，英人在拉薩裝有無線電報，拉薩消息，傳至倫敦，僅二三日，所以達賴之一舉一動，英人瞭如指掌，達賴之不自由，自然可以想見，達賴算是覺悟了，要迎班禪回藏，事未成而達賴已死，（死於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七時半）時至今日班禪回去，似乎不成問題，西藏問題，似乎可以挽回了一半，怪不得我們的政治家和紳商

善男信女們，要舉行盛大的時輪金剛法會，用以娛班禪以利國事，更可以度生超死，澤及人鬼，真是一舉而三善備，難得之至！

但是班禪回去，解決了一半的西藏問題之希望，似乎太奢一點！何以言之？第一班禪喇嘛這個人是不可靠的，他的依附中央，是失意後的不得不向之苦衷。上文我已經說過班禪『內向』，達賴親英，是班禪出奔之原因。但是我們要問班禪是向來『內向』的嗎？這個問題只要一查歷史，便可明瞭，當達賴圖向俄國接近的時候，正是班禪親英的時候，所以班禪曾從英太子遊，張蔭棠會以班禪親英之事，奏聞清廷，英人不利用班禪以廢達賴，反利用達賴以逐班禪，真是出手班禪意料之外的。由此可知班禪與達賴自始意見不合，達賴親俄，班禪親英，達賴親英班禪親中央，這都是由於領袖慾所致。當達賴奔西南中英會議藏事于印度，會議失敗，我代表唐紹儀歸國，參贊張蔭棠入藏，蔭棠至江孜時，班禪遣扎薩克迎之，語次有自王之意，班禪的領袖慾，於此可以

想見，假使英人不利用達賴而利用班禪，班禪決不會傾向中央的，又假使他也不至於傾向中央的；進一步說，班禪回藏後，不親英國，而仍是傾向中央，英必嚴厲處置，他的西藏領袖的夢，就做不成功了，爲了實現。他西藏領袖的迷夢之故，他回藏以後，改變態度，一切惟英國之命是聽，誰說是不可能的？第二達賴迎班禪回藏，不是善意的，所謂覺悟，恐怕還是唐塞之詞；因爲班禪漂泊中國，將來式有作爲，必不利於彼，所以藉覺悟之名，迎他回去，以除後患，這一點只要看達賴不許班禪帶隨員回去，就可以知道了。今達賴雖死，而達賴之爪牙甚多，且握有政治上之實權，（如現任總理降欽。爲達賴之姪，有公爵封號，其地位與國王相等）所以班禪回藏，如能不改變傾向中央之態度，當然是我們所歡迎的，但其勢力，僅及於西藏的一部，這恐怕是必然的事實吧！第三、西藏現在情形，較爲複雜，達賴班禪兩派勢力外，還有青年派，這派青年人都是英國造就的人才

，其中很多的是留英學生，這些可以說西藏的優秀份子，也是正正確確的親英派，喇嘛中也有許多人同他們聯絡的，達賴生前，對於這些人已有不能駕馭之感。兩年以前，藏地喇嘛，曾以反對施於商人之嚴峻限制為名，羣起叛亂，達賴無法，只好自拉薩出走他寺以避之，其後卒允若輩要求，且貶逐左右親位若干人，風潮始息。可見西藏政治正在動搖崩潰中。班禪在藏勢力，本視達賴，今離藏十年，不無消減，藏中情形，不無隔膜，班禪收拾西藏的能力，我們不能輕易信任的：

由上面的情形看來，班禪回藏，能否解決西藏問題，但就內部而論，已經夠使我們懷疑，況且西藏問題的背景，還有那貪得無厭的英帝國主義者，問題的前途，依舊非常複雜，依舊有不少的難關，在此刻我們還不能過分的樂觀着；但是有一點希望我們確實可以有的，就是班禪回去，確是解決西藏問題的一個機會罷了！

小常識

●世界電氣發明大王美國科學家愛迪生(Edison)、彼之科學物質發明、除發明電燈、留聲機、發電池、有聲無聲電影、電報電話供世界人羣享用及娛樂外、計電燈有一百七十種專利權。發電機九十七種、電氣計量器二十種、舊電池有二十種、電料零件有一百六十種、及不關於重氣之專利特許權、總核計竟達二千種之多。

●最遠世界各大都會電話機數如下、紐約八四七、七十六一、芝加哥五六四、三五〇、巴黎一〇〇、○七八、上海一〇七、五六二、北平一六、五〇八(人工機)、東京一五〇、三四一。

●法國巴黎女子文明過度、浪漫奢侈、善自由社交、不事生育、近年生殖縮減、朝野切憂、甚抱悲觀、一九三一年法政府特行多種設施、以資獎勵

卷之三

藝文

櫻花節前後

(東京通訊)

建
寶

卷之三

好像每個日本人，一年的希望都集中在這麼個季節中似的，極早就醞釀着，準備着，來享樂這個短促的狂歡的瞬間。

櫻花——那麼一種脆弱的，浮薄的，短促的花類，正像徵了日本的民族性，他們之所以拿它來作國花，也許是這個原故吧？

我到過兩個極端相反的完全，代表兩種階級的觀櫻花名勝——上野和小金井。

一個陰霾的下午，我和一個朋友在上野公園的補道上走着。風是那麼輕飄飄地，微細的雨點，吹在臉上時有一種說不出的異樣的春寒。

——對對青年的情侶，慘情要失去對似的情，緊緊地擁抱着。那各色的腳，肉色絲襪踐着黑色高跟屐的，和白色足袋套着精緻的下駄（木屐）的，都那麼細緻碎碎地在沙地上印下了青

春期的遺跡

一種和平的肅穆的氣象，籠罩着整個的園景，十足布爾喬亞氣的遊賞地。

。這，使我不得不想起小金井來。
那兒遊人的那種狂勃的態度喲，也許
正是日本人的本色吧？

有化着古裝的。臉上塗着極厚的鉛粉。畫着濃黑的眉，捧着一瓶酒，顛顛倒倒地裝着佯醉的怪態，儘往那年輕的娘兒們身上碰。嘴裏唱着肉麻的流行歌「櫻音頭」，破碎的音調，正和北平深夜裏賣餠餅老頭兒的叫賣聲一樣悽慘。他們那種表面的狂歡，是一般恐慌的遺毒和不期而來的大地震生活的困苦，天然資源的缺乏，以及的慘酷的遺憾，使每一個日本人都奸

像覺得是生活在水上似的。有完全裸體的，只繩着一條狹窄的布裙。也裝着醉在泥地裏滾，滾得一身泥，引人發笑。

路角架着許多簡陋的蓬帳。奏着簡陋的日本樂。跳着簡陋的日本土風舞。台前圍着一大堆人，（大學生以至販夫走卒）都拍着手，喧嚷着，好像這種音樂是給了他們許多沉醉似的。連年輕的娘兒們也喝了點酒裝着醉，伴着很嘻皮笑臉的向人作媚態。我對於這兒的一切都覺得有點噁心。。連櫻花也好像是塵俗的。兩排櫻林，夾着一道濁濁的小河，總有點怪不識和。

小金井給我的是一種下流的印象。大概前者是戴着假面的日本人的俳優化，後者才是日本人本色吧。

據我看來，日本的民族性第一是做作，第二是做作，第三還是做作。所謂做作，是包括虛偽，狂妄和誇大的。所以我想起他們在櫻花節的時候狂態，正可以聯想起他們在東北事變時也是這樣將來和日本辦交涉時先要抓住他們的外交態度，這個弱點。一切日本人都是狂妄作態，虛張聲勢和外強中乾的！我寫得這樣隨便草率是要請你們原諒的，因為這將來有機會我現在實在是空的時候太少了。我给你们。

五月花

白蘋洲

——紀念五月的革命死者——

五月的風從東南吹來，是多麼的溫

軟細膩啊。牠這樣絲絲縷縷的吹拂到

我的胸懷，我像喝醉了三月的香醪。

我們坐在野外的一條石櫈上。她的頭靠在我的膝上。我左手捏住她的左手的右手撫摸她蓬鬆長亂的絲髮。她的紅色的面頰，濡濡的被汗液濕潤了，是因為剛才走得太急了的緣故，那紅色活像一朶花的沾了露水照着清晨的朝霞。

『好人，請你告訴我，五月裏開些什麼花？』我看了她的面頰紅得像一

朵花，便想起花來了。雖然我很愛花，可是能知道牠的名詞的就很少。每年每月只是看牠們開了，又看牠們謝了從來不喜追根尋蒂，就是有時候想要把牠們記載下來，也不過寫寫牠們的姿態和顏色。比如顏色紅的就叫牠們做紅花，白的叫白花，黃的叫黃花；照牠們的形狀則有喇叭花，蝴蝶花，十字花；大朵的叫大花，小朵的叫

小花，花瓣重疊的叫重瓣花；長在山上的山花，生在水中的水花，開

在草上就喊牠草花。把他們折來插在瓶中就變爲瓶花了。

『五月裏呀？』女子說話總是這樣的，她明明之聽清楚了，却要假意的重問一聲，並且慣用一個柔軟的「呀」字來引出她的嬌音。

『是的，就是本月。在外國不是把五月看做最可愛最愉快的一月嗎？因爲在五月裏開的花最多，因此五月花也是表示快樂的了，五月花最多，那末五月倒底開些什麼花呢？』

『哦，』她沈思了，她回憶過去，她像要自己重新沈浸在過去的日子裏。半晌才說：『不是有桃花・梨花・李花・櫻花嗎？』

『不是的，那些都是三四月開的，再推近些日子就該是了。』

『呵，那末我又記起了，不是還有一種石榴花嗎？深紅的顏色猛烈得像六月的火焰。不，那簡直像是飛騰着的青年的熱血呢！』

——還折了兩把，可惜那都是快謝了的！還有園子裏杉樹架上攀爬着的紫藤，不是也開過了，前些日子我去看，架子下可以乘涼了，只是滿地都堆了殘花！』

『還有呢？』

『還有百花之王牡丹花，不是極美麗的嗎？還有艷麗的薔薇和玫瑰，可惜都生着刺，那是不容易惹的。還有濃香的茉莉花，我們不是佩帶過嗎？』她說完了把頭轉過來，一雙大眼睛凝視住我，眼珠上映了得意的光。

『還有呢？』見她這樣熟識花名並且狠能很流利的把每種花的特性說了出來，我又問了。

『還有，還有；我又不是花譜，背得出這許多。』她似乎生氣了，帶了一微嗔的口吻，但爲頓了頓又說了：

『呵，我記起了，還有月季花呀。』

『月季花誰不曉得，那是月月開的，還用你說哩。』

『呵，那末我又記起了，不是還有

『哦，那末你就該曉得還有一種更

有意思花了。』

『我再記不起來了，你既然知道，那就請你說呀！』

『還有是真正的血花，那些都是從我們整個民族的憤激中開放出來的。他們，代表我們中華民族的悲痛，宣揚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

『五三，日本帝國主義者出兵二萬到山東，把我國的交涉員蔡公時割去鼻槍決了，同時殺死交涉署的職員十五人，焚燒交涉署，毀壞無線電台，搜索外交部長辦公室，並且開槍向我們的民衆掃射，八號那天又用大砲轟擊濟南城，死傷數千人，他們都流着鮮血！』

『五一八，陳英士被刺了，他死的

時候也飛濺着鮮血！

『五卅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與英帝國

主義在上海公共租界任意拘捕我們的青年愛國學生，又在南京路向我們的遊行隊開放排槍，又在浙江路西藏路繼續屠殺我們的學生商工人，死傷的多到四五十人，可憐他們又都是流着鮮血！』

『唉！五月，血淚浸透了的五月，熱血燒紅了的五月，你在每個時間上都刻滿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創傷！』我說到這裏不覺感傷起來了。

『這又有什麼可以悲傷的呢？血花，殷紅的顏色，是多麼的絢爛！多麼的美麗！血花含蓄了偉大的愛的力量，血花表示死的精神，牠是光明的追求者，牠是公理的擁護者，總之，牠的

花朵雖是開放在現實之邦，牠的果子却想要長到理想之國去的。』

『雖然是絢爛，也不過是徒然開了的花朵，你看這幾年來，有誰肯真誠決心的繼續去死，又有誰肯鞠躬盡瘁的去培養這些花朵。可是要想摧殘這花朵的仇人是越走越近了。他們想踏破我們的國土，蹂躪純潔的花朵。我想，有一天槍彈是會像狂風暴雨到臨，那時鮮艷的血花也就被仇人的槍砲燒燬了。』

『不會的，我想信會有這麼一天，那些在狂風中怒放的血花，都結成甜蜜的果子的。』

我正想再回駁她，却發覺天色已黑暗了。雖然地面上開遍了五月的花朵，這些花朵上却沒有一點光輝。我們只有在暗中摸索我們的歸路！

成功握在努力手中 虛殷
由於過去事實的昭示，我們深刻的理解一件事業的成功是建築在努力的

基石上的。倘使我們對於一件事業，並沒有下過一番努力做的苦工夫，而就奢望他成功，那恰像賴於採蜜的蜜

蜂，而和有多量蜜糖的獲得是一樣的。許多同學在嚷着：人家寫起文章來總是一瀉千里，洋洋數萬言；而我寫文章時，却總是呆着用筆桿敲腦殼，費了半天工夫還是一張白紙，一個字寫不出來。當他們將這些話和我談論的時候，我就老實不客氣的對答他們：在你沒有寫文章之前，究竟做過多

少準備工夫，在書本上研討或是到社會上去作番實際體驗，若這兩層基本工作沒有做過，那你寫不出文章來是應該的了。逗留在象牙塔中，在先不番努力，那裏會幻想得出文章來呢？至於成功更不必談論了。

聰明，天才會有無數的有爲人才給他埋葬掉了！我們壓根兒不承認有聰明，天才的存在即令退一步承認有的話，也不是成功的主要因素，在聰明，天才的骨子外，若不披努力的外衣，那是絲毫不能發揮其作用的。聞名全球的大科學家曾說他發明的成功是「九分血汗，一分天才」。其實何止發明是如此，世界上那一件事業的成功不是這樣。我們目前若肯費九分臭汗

，那決不是絲毫無代價，因爲他是將來成功時祝賀的香檳酒呢。

成功與環境有密切的連繫性，惡劣的環境足以影響一人事業的成功的

。但這不過是一方面說話，另一方面，「英雄也可以造環境」，我們想做一件事業，雖然處處受到環境的構桔，但只要我們肯努力和環境搏鬥，也可以達到成功的境地。最可怕的，是屈服於他勢力之下，任他鞭策驅使。有人說，在中國這個政治混亂，社會驅使，科學落後，一切設備都形缺如的環境裏，決不會有大科學家的產生。實則這話並不盡然，瓦得發明蒸氣管，何嘗有完備的科學設備供他利用。

總之，成功是握在努力的手中，失敗並不足以使我們害怕，青年們牢記在心頭吧。

？惟其因爲在這樣科學落後的環境裏，更足以引起我們研討科學和發明的旨趣。但問題的所在，却繫於我們能否肯努力做一端了。

西湖美術出版社



絲織風景

函 詳 簡 郵 購 貨 品
索 細 便 快 捷
卽 章 程 奉

大減價

總廠 裏橫河橋直街
發行所 杭州 新市場
國貨陳列館